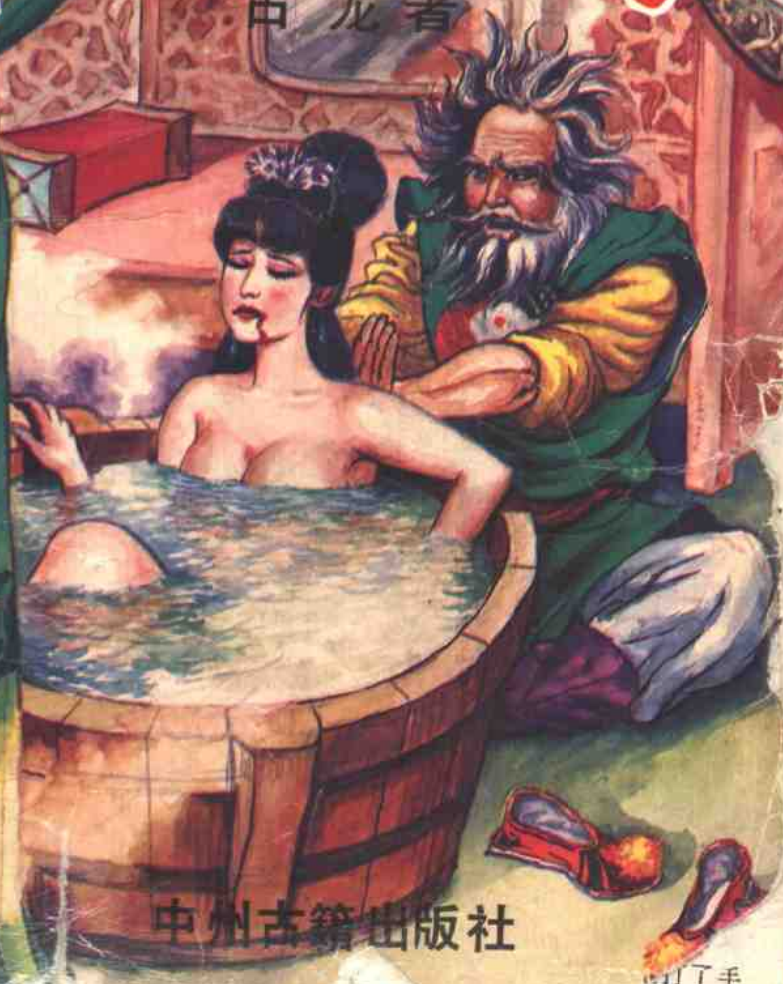


風流神仙府

古龍著



中州古籍出版社

丁了手

(豫)新登字 05 号

风流神仙府

古 龙 著

责任编辑：金 木

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(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)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

长沙鸿发印务实业公司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23 印张 530 千字

1994 年 2 月第 1 版 199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001—20000 册

ISBN7—5348—1060—2/I·472 定价：15.80 元

内 容 简 介

有人开了一家酒楼，一家神仙楼。门口有一块木牌，一块镏金的木牌。木牌上写着十二个字“专售人肉佳肴，以进武林同嗜。”

开张那天，门口鞭炮震天价响，围观的人山人海，可就是没有人敢上前半步。

人，都爱凑热闹，要拿自己的性命去凑热闹，世界只怕没有这样的傻瓜。

傻瓜没有，不要命的却有。

三天后，光顾“神仙楼”的人如鸟投林，不分白昼。不过这些人都是佩剑持刀的，样子也不善。但是，进去的多，出来的少，酒楼对面的荒郊却增添了许多新坟！

宋无病，也是一个不要命的人，他也跑去凑热闹。这一夜荒郊没有添新坟，天亮时他居然大摇大摆地走出门来了……

一个月后，宋无病进了“神仙府”，“神仙府”当然是人间天堂，人尽其乐，其乐融融。

这里有座“欲望宫”，花奴近百。虽叫花奴，但每个人都焦黄枯悴，眼眶深陷。从这些花奴的面容上看，你就会知道“神仙府”的神仙们是怎样用这些花奴的……

宋无病进了“神仙府”，当然一定进“欲望宫”。

……

目 录

第 一 章	黑店	1
第 二 章	屋漏偏遭连夜雨	32
第 三 章	神仙府里交残璧	64
第 四 章	神仙帖子又传惊	95
第 五 章	勇闯仙佛峰	126
第 六 章	镇仙牌难镇群仙	158
第 七 章	现身退强敌	191
第 八 章	神使如谜	235
第 九 章	景色依旧人事非	287
第 十 章	神仙满座	319
第 十 一 章	血雨洒长亭	350
第 十 二 章	百兽列阵	383
第 十 三 章	潜龙出柙	415
第 十 四 章	心慈剑利	447
第 十 五 章	初展神威	472

第十六章	警兆隐现	509
第十七章	移花接木	539
第十八章	巨孽漏网	570
第十九章	刀圣现踪	600
第二十章	五探神仙府	630
第二十一章	天山剑士	65

第一章 黑店

保定城外，靠驿道边倏有人起了一座二进楼房，建造完成的第二天，楼门悬出一块写着“神仙楼”三字的横匾。

大门两旁还挂着一付别出心裁的对联：

此味只应天上有

人间那得几回尝

原来竟有人开了一家酒楼。

经营酒菜饭馆，不拣城里热闹地点，竟开设在城外道旁，这已是奇事，然而更惊奇吓人的是，对联旁还另挂着一块刻着镗金中楷的木牌，刻着一个字。

“专售人肉佳肴，以进武林同嗜。”

这十二个字使得经过的行商旅客，人人侧目，世界上有卖牛羊猪肉，鸡鸭鱼肉，甚至蛇肉、狗肉，那有卖人肉的？

不但是奇事，而且也太恐怖了。

于是开张那天，神仙楼大门口鞭炮放得震天价响，围观者人山人海，就是没有人敢进去照顾生意。

这也难怪，谁敢去吃人肉呢？古时黄巢作乱，遍地闹荒，听说二湖一带饥民有易子而食的，但那是荒年，而且终究是传说，现在这太平年头，谁还会宰人而食？

没人敢进去尝尝这仅天上有的佳肴异味，可是有人进去找麻烦了。本地人都认识，进去的人正是保定府三班六隶的刘都头带着五个捕快！本来不敢靠近的人群一见府衙的刘都头进去，都壮了胆。拥挤而前，围在门口想看一场热闹。

不错，一场好戏已经开锣了。

接待刘捕头的是个满头白发，脸色红润，又高又胖，含着和善微笑的老人，外表的确像个生意人，怎么看也不像个宰人的刽子手。

先开口的是老人，满脸笑容地道：“六位公爷快请上楼坐，敝号开张第一天，就蒙六位光顾，老朽太感激了！”

刘都头并没上楼，就在楼边座上大马金刀地坐落，五名捕快在后面威风凛凛地又腰一站，刘都头开口道：“谁是掌柜的？”

“老朽就是。”

“姓什么？叫什么？”

银发老人道：“姓虞，名濮山。”

刘都头猛地一拍桌子，喝道：“虞掌柜，你胆大包天，目无王法，竟公然开人肉馆……”

虞唯山脸上不但没有丝毫惧意，反而哈哈一笑道：“公爷，你大概弄错了吧！”

彭！

刘都头伸手一拍桌子，道：“你自己挂了牌子，还敢强辩？”

虞濮山依然笑眯眯，反问道：“公爷识不识字？”

这一问，刘都头更火了，厉声道：“好啊，看不出你这般刁奸，张捕头，给我锁起来，带回府中……”

“且慢！”虞掌柜摆手道：“国有国法，都头爷说说老朽犯了哪一条？”

刘都头冷笑道：“你公然卖人肉，不是杀人凶犯，就是江洋大盗，不论那一条，也够你坐监候斩的罪名。”

虞掌柜哈哈一笑道：“都头爷，说你老不识字，你恐怕又要少了，若说你识字，何以会把“丫”字认作“人”字，闹了这场笑话，可知一样左右两撇，但这么一个颠倒，差别可太大了。”

刘都头一呆，冷冷道：“那你说说这个“丫”是怎么念法？”

虞瀚山微微一笑道：“不论怎样念，老朽知道决不是“人”字，作个譬喻，上字一颠倒，就变成了下字，士字颠倒变成了地支天干的干字，我这“丫”字一颠倒，自然不能再念作人字，故而也不会卖人肉。

这番解释，不能说没有道理，刘都头不由语塞，不过他知道这位虞掌柜是在强辩，吃了大半辈子公事饭，岂能这般被人蒙混过去。万一出了纰漏，还让上司骂饭桶。

于是脸色猛然一沉，还没有开口，虞掌柜却先呵呵一笑，上前一搭肩膀道：“都头爷，你的意思我知道，来来来，咱们交次朋友，上里面谈谈！”

声势凶凶的刘都头此刻竟苦着脸，居然默不作声地站起来，跟着虞掌柜绕过柜台，走进后面的房间。

五名捕快惴惴站着，弄不清楚头儿怎么回事！刚发了威，还没找着台阶下台，居然就这么跟着走了，正在面面相觑，却见刘都头垂首丧气地出来，一言不发，挥挥手就跨出了“神仙楼”，是收了红包，还是吃了苦头？没人知道内情。

雷大雨点小，一场好戏就这么散场了，围在门口看热闹的人也一哄而散。

一天……二天，“神仙楼”每天早晨开门，傍晚打烊，没有一个鬼上门。

虞掌柜对这冷冷清清的场面却毫不在意，就是店中四个跑堂的也一付悠然自得的神态。

四个跑堂，二个是俊美小伙子，整天站在门口，望着过往行人车马晒太阳，二个是十八九岁少女，闲得坐在椅子上磕牙，可是……

消息却象一阵风，传遍江湖，轰动了武林。

“神仙楼”的生意突然之间兴盛了起来，不过光顾的客人，都是佩剑跨刀的人物，个个似乎来意不善。

不但白天生意好，打了烺以后的“生意”更好，人影幢幢，如鸟投林，可是进去的多，出来的少，却使“神仙楼”对面荒郊上，凭添了许多新坟。

这似乎是一场杀劫的开始，充满了血腥与恐怖。

保定城中的包家老店做的是营造业，专门替人造房修屋，由于包老实做生意规规矩矩，所以生意不恶。

譬如神仙楼，就是包老实包的工，可是这几天，包老实整天愁眉苦脸，像有什么不如意的心事。

今天刚开门，一个小伙子闯了进去。

包老实一见这小子，眉头就打结，他似乎认识这年青小伙子，不错，他认识，因为进来的就是“神仙楼”的跑堂。他虽然不欢迎他，却不能不上前打招呼：“闻小哥，莫非又要刷墙壁？”

年青小伙子含笑道：“不错，包老实，今天去一个人就够了，不过要手脚俐落一些，干活儿别拖泥带水，明明二个时辰能完工，要拖上一天……”

包老实愁眉苦脸地道：“闻小哥，今天找不到人……”

年青小伙子脸色倏然一沉道：“怎么又找不到人？包老实，你可放明白些，这神仙楼是你一手包的工，赚了大把银子就不想做小生意了？”

“不是不是……”包老实连连摇手，吃吃道：“老汉不是这个意思！”

鼻中一哼，小伙子冷冷道：“那是什么意思？叫你雇工刷墙壁，那一次咱们也没少给工钱，一样是生意，你为什么不接？”

“这……这……”包老实急得满头大汗，却找不出适当的推词。

小伙子冷冷开口道：“咱们在保定府不认别家，就认识你，你不接也得接，快点叫人去干活，午前不到，小爷就宰了你卖肉。”

说完，转身就走。

望着那姓闻跑堂的背影，包老实迷迷糊糊地瘫在椅子上，连有人进门都不知道。

“老人家！老人家！”

耳中连听到二声叫唤，包老实才转过身来微微清醒。抬头一看，面前又站着一个发结梳得漆黑光亮，约摸二十一、二的青年人，四方脸，英气勃发，双眸点漆，如二颗钻石，闪闪生光，穿得一件宝兰儒衫，显得潇洒不群。

他慌忙自椅中站起来，抖索道：“小哥，老汉就去雇人，你千万不要宰我，老汉身上没有几两肉！”

年青人叶赤一笑，道：“老人家，你怎么啦？谁要宰你？”

包老实一楞，揉了揉迷糊眼，怔怔道：“你不是“神仙楼”的人？”

年青人摇摇头。

一拍额角，包老实叹口气，道：“老朽真是晕了头，公子爷，你……有什么吩咐？”

年青人温和地含笑道：“先别忙我的，看你老丈似乎惊吓过度，心事重重，不妨说说怎么回事，或者小可能为你解忧！”

包老实长叹一声，道：“公子，你有所不知，神仙楼又派人来要老汉找工粉壁！”

年青人含笑道：“这不很好吗？不论生意大小，总得捞他几文！”

包老实苦着脸道：“这种生意，谁也怕做，自第一次老汉找了二个小工，去过一次，再也不肯去第二次！”

年青人笑道：“生意还有怕做的，难道他们不给钱？”

包老实道：“老汉是说去粉壁的工人回来后睡不着觉，连胆都寒了。”年青人讶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包老实低声道：“公子可千万别到处张扬，据粉壁的工人回来说，院子围墙上到处都是紫斑斑的鲜血，有时还看得到人的碎肉粘在壁上，你想想，这种恐怖的景像，谁还敢再去，去过的二牛子回家就连发了三天寒热。”

年青人哦了一声，道：“怪不得神仙楼天天要刷墙壁，老丈，你找不到工人吗？”

包老实叹道：“这消息已在咱们这一行中传开了，老汉找了几次人，一听上神仙楼都摇头。现在除了老汉自己去之外，恐怕没有第二个办法了。可是我去了，店又谁管？再说老汉这把年纪，也经不得这种场面。”

年青人含笑道：“老丈，我去如何？”

包老实一呆，吃吃道：“公子，你……你何必与老汉开玩笑？”

年青人道：“老丈，我是说实话，存心为你解决这椿难题。”

包老实迷糊眼瞪得大大的，呐呐道：“这……这怎么可以？”

“有什么不可以？”年青人笑道：“我虽不会造房子，但是拌拌石灰，往壁上抹抹粉，相信还做得好。”

包老实道：“但……但你这身打扮也不像是做工的呀！”

年青人大笑道：“这还不简单，老丈借一套破衣服，我在此换一换，不就行了，反正只有一天，做完了不就没事了。”

“你……你真要去？”

“当然，老丈不是找不到人吗？”

“唉！好吧，老汉知道你是想帮我一把，让我去拿件工作衣来。哦，小哥儿……不……公子爷，你姓啥？”

年青人道：“我姓宋，老丈叫我宋三好了。”

中午时分，宋三出现于神仙楼门口，左手拿了一把短灰铲，右手拿了一把大刷子，看他一身黑布短衣裤，卷着袖子，衣裤上沾满了白糊糊的灰粉，脸上脏兮兮的，倒真像个刷墙粉壁的小工。

神仙楼中生意不恶，上上下下座头上坐满了人，但个个都是横眉竖目，精气内敛的武林人物，故而气氛也显得异样！

别家酒楼若有这么多客人，必都是呼鸡喝么，热热闹闹的了，

可是，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，每一张桌子上只见有酒，未见上菜，分明这许多武林人物也都怕吃人肉。

宋三走进门，刚左右张望了一下，倏被人在身后大力一推，他横身踉跄跌撞，几乎撞翻了一付座头，回头一看，吓！原来是个满面横肉，穿着黄色僧衣的高大头陀，执着一柄鸭卵般粗的镔铁月牙铲，大模大样的在楼梯口空桌上一坐，一搯桌子，喝道：“跟酒家上酒！”

一个跑堂连连应道：“来了！来了！”

提着一壶酒就往头陀桌上一放，笑咪咪道：“大师父要点什么菜？”

头陀道：“听说你们这家神仙楼点菜很特别。”

“嘻嘻，确与别家稍有不同。”堂倌说。

头陀道：“现成的人肉，酒家没胃口，我要点新鲜的。”

“可以。”

“我要点一道清炖‘快剑脑！’”

愣愣站着发呆的宋三心头猛然一震，他双眸方闪异光，注视着头陀，肩膀倏被别人轻轻地拍了一下：

“喂！你是干什么的？”

转目一望，原来是另一个年青跑堂的。宋三哈腰笑了笑道：“老大，你们不是要刷墙壁吗？”

“哦！你是包老实派来的？”

“是，是！”

“怎么没背石灰粉来？”

“我先估估要用多少灰粉，回去也好有个数，免得拌多了，既糟塌，又亏本。掌柜说这年头儿钱不好赚……”

宋三口中应对着，目光却不时地往头陀桌上瞟。

只见侍候头陀的年青堂倌已在问道：“大师父，想吃这道菜，可得要等。”

头陀举壶咕嚕牛饮了一大口酒，哇哈哈笑道：“洒家不在乎等。”

“价钱也贵得很。”

“洒家也不在乎贵贱。”

“行，小的去跟掌柜的交待一下，再给大师父回讯……”

宋三注意着那边对话，却听得跟前年青堂倌一哼，道：“包老头每次总是这样拖泥带水，你跟我到里院去看看，估计好就快回去拿灰粉，别拖拖拉拉的。”

“是，是！”

宋三跟着穿楼向后院走，但故意慢吞吞的，前面堂倌已走入楼后，他还留在楼中向头陀看。

果见那侍候头陀的堂倌向楼后的银发老掌柜低声交谈片刻后，立即拿了一张纸走到头陀面前道：“还未问大师法号。”

头陀道：“人都称洒家虎头陀，除了不吃老鼠，样样都吃。”

堂倌递上纸条道：“咱们掌柜已写下价钱，时间，大师若真想尝一尝清敦“快剑脑”就不妨看看，按期写来！”

虎头陀接过来一看，拿起酒壶，把余酒倾入口中，一言不发，揣好纸条，掏出三个制钱往桌上一放，提着月牙铲，离坐就走。

宋三看得迷迷糊糊，正自猜测怎么回事，却见带路的堂倌又转回来，喝道：“喂！你在楞个什么劲，还不过来？”

“啊！是，是！”

宋三急急赶上两步，缓笑道：“老大，你们的菜真特别，什么叫清炖“快剑脑”？”

带路的堂倌眼一瞪，目光顿如闪电，道：“你最好少问这种事，现在你看看，估计要用多少粉灰，早点把活做完。”

“是，是！”

宋三目光一扫，这是一座院子，约有二十丈见方，穿过院子，就是一座后楼，大概神仙楼的掌柜，晚上就住在后面。院子靠街的围

墙上到处洒着紫色斑斑的鲜血，不用说，昨天晚上必经过一番激斗，依这许多血迹来估计，至少有五个人受伤或丧命。

宋三啊了一声，道：“怎么这么多血？”

堂倌冷冷道：“没有血，还刷什么墙壁，你这不是废话！”

“是，是！”宋三牙齿打颤道：“至少，哦……要八包灰！”

“八包就八包，早点把墙刷好，快回去拿粉灰。”

“是，是！”宋三抖着身躯，走出神仙楼，可是当他走了一段路后，身躯也不抖了，神态恢复了早晨那般潇洒从容，只是，双眉却多了一层迷惑与重忧。

夕阳西下，神仙楼已打烊关门了，宋三仍懒洋洋地刷着墙壁，他申时才来，挑水拌灰，看起来忙碌异常，但至今一条二十余丈的围墙，只刷了三分之一。

但宋三似乎并不急。

那姓闻的跑堂又自前楼中出来了。一看宋三的工作情形，脸色顿时不悦，道：“怎么才刷了这一点，天快黑了，你做得完吗？”

“呃，呃，做不完可以明天再做！”宋三哈腰打揖地说。

姓闻的年青人一哼，道：“明天做不完，后天再做是吗？”

“不，不，明天一定可以刷好。”

姓闻的一哼，厉声道：“我告诉过你干活俐落些，你还是在拖泥带水，告诉你，做不完，别想走！”

宋三急急道：“这……这怎么行，晚上怎能做……工！”

姓闻的冷冷道：“晚上不能做，你就在前楼过夜，天明再做小爷我每天跑城里跑烦了，你哪时做完哪时拿工钱走路！”

“这……这，前楼有床吗？”

“嘿！姓闻的冷笑一声，道：“还想睡床？用二张桌子拼一拼，凑合着睡一晚已经算不错了。”

说完掉头离去。

宋三望着他的背影倏露出一丝笑容。

姓闻的这番话正中他的下怀，他希望的就是能够进入屠房看看这家神仙酒楼究竟杀了多少人？杀了些什么人？

夜色深沉。

宋三躺在二张桌子合并的临时铺上闭目养神。

他白天推测得不错，这家神仙楼连掌柜带四个跑堂都住在后楼，此刻前楼一片漆黑，除了自己外，没有第二个人。

初更未到，宋三一跃而起，白天散懒微卑的神态完全不见，此刻灵活得像狸猫一样，身形略闪，已到楼后门口，贴着墙壁，掩近厨房。

厨房中也是漆黑一片，他轻轻启门，闪身而入。反手关门，手一晃，已亮起了千里火。

在幽暗的火光下，足以看清厨房中的一切，他有点失望，这厨房与普通酒楼的厨房完全一样，除了大锅大缸外，没有惹眼的东西。

可是，在墙角却露出一个地窖入口。

掠身到入口处，火光中土阶级级而下，宋三小心翼翼地向下走，只见这座地窖与上面厨房一样大，全部由青石砌起，凉气沁骨，阴风阵阵。

在青石壁上赫然挂着三颗骷髅头骨。下面是木板长案。上面覆着一块白布，微微隆起，仿佛躺着一个人，却没有呼吸之声。

宋三身形一动，已到长案边，轻轻掀起案上白布，顿时毛骨悚然，机冷冷地一抖。

这长案上果然是躺着一具无头无肢的尸身，肉色苍白，似乎经过洗涤，卒不忍睹！

“他们果然在卖人肉！”

他倒吸一口凉气，念头方起，地窖入口处陡然出现两个黑影，其中一条黑影，如风一般，悄无声息地向下飞扑，右臂直伸，五指向宋三肩头扣去。

轻灵的身法，悄无声息，迅如闪电的去势，威力无俦，显出一身不同凡响的武功。

宋三手中白布尚未放下，已闻脑后生风，这千钧一发间，他头也不回，双指放下白布移向腰际，叮地一声轻响，一道银光自腰际向后弹，幻出一排扇形剑幕，正刺向后身暗算的黑影。原来腰上扣的竟是一柄柔剑！

噫！

那条人影想不到宋三有这一手，更想不到他的腰带竟是长剑，讶呼一声，倒掠而退，他飞扑之势极快，退得更快，这一来一去之间，比霎眼时间还少。

可道宋三更不慢，那人身形方站定，他已转过身来，他看清了。刚才背后出手的人，不是别人，就是神仙楼掌柜虞濮山，土阶上还站着白天穷打官腔的年青跑堂。

宋三手中的千里火依然燃着，故而双方对面，看得一清二楚，那跑堂见是宋三，不由愕然失声道：“是你！”

宋三冷冷道：“不错，是我。”

虞濮山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好身手。“柔剑快斩”、“迴雁斜飞”、莫非是长安“快剑庄”出来的人？剑招如此迅疾，若非是我虞濮山，谁又躲得了这反手一招！小伙子你莫非就是宋三公子？”

他捧了宋三，也夸赞了自己，真是利口双刃，一刮两光。

宋三暗暗吃惊了，对方不但身手不凡，而且能在一招之间，认出自己来历，这等锐利的目力，显非常人，心中戒意立起，淡淡道：“不错，掌柜的，你好眼力！”

虞濮山哈哈一笑道：“宋三公子，你何不大大方方上门，也好让老夫素迎，扮装成小工，还刷了半天墙壁，岂非有假身份？”

宋三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荒郊新坟日增，我宋无病还不想做异乡怨魂，为了查探你掌柜的底细，委屈一些，又有何妨？”

虞濮山道：“这就奇了，素闻快剑庄行走江湖，不喜管江湖闲事，三公子何以也管起神仙楼的事来了？”

宋无病震声道：“只闻世上有屠狗之辈，还未闻有屠人之徒，掌柜的，你也太嗜杀无辜了。”

虞濮山淡淡一笑，道：“三公子，你就是为此事而来吗？”

宋无病目闪神光道：“掌柜的惊人之举，武林侧目，我宋无病若不来看看，岂非枉生此世！”

虞濮山哈哈一笑，道：“三公子，你弄岔了，老夫既不贪财，也不是梁山泊上的孙大娘，开了黑店谋财害命，这“嗜杀无辜”的大帽子，别扣在老夫头上。”

宋无病剑眉一挑，道：“荒郊新坟，日增二三，难道不是你掌柜杀的？”

虞濮山道：“他们要多管闲事，赶之不走，我不杀人，人要杀我，总不能叫老夫子伸长了脖子让人来宰！”

宋无病沉声道：“好利的嘴，那案上肉尸，门口招牌，掌柜的，你又怎么解释？”

虞濮山谄笑道：“这是秘密。”

“我宋无病就是要知道这秘密！”

虞濮山道：“一个月来，老夫宁可杀人，不露风声，但今夜，老夫可以把这秘密奉告你三公子！”

“宋无病洗耳恭听。”

虞濮山含笑道：“三公子，你何不先摸摸尸体！你摸了尸体，就可知道全部秘密的一半！”

看虞濮山的笑容有些诡谲，宋无病微微一哼，坦然不惧，反手向血布下尸体摸去，手触尸体，神色也顿时一愕！

他发觉尸体竟软绵绵的不像是人尸，不禁脱口讶然道：“这不